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口不谈《异秉》《受戒》《大江记事》,就不敢说了解汪曾祺。最近十来年,因为一些热心人的奔走相告,汪曾祺1983年夏所作短篇《星期天》的知名度不断飙升。如今不读《星期天》(汪氏平生回忆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上海生活的唯一小说),好像也不配自称“汪迷”了。

《星期天》开头介绍原型为致远中学的“这所学校”地理位置,为众多“汪迷”们津津乐道:“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地点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福煦路始筑于1910年,初名长浜路。1920年改用法国陆军元帅斐迪南·福煦姓氏为路名(Avenue Foch),中文叫福煦路。1943年改为洛阳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有了新名中正中路。1950年正式定名为延安中路。

另外三条马路也都有新旧路名的沿革。霞飞路是法租界西区繁华主干道,始筑于1900年,初名西江路,后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之名改称宝昌路。1922年以法国将军约瑟夫·霞飞(Joseph Jacques Césaire Joffre)之

她在猫眼后等我

方达康

前几天牙痛得厉害,情急之下问了医生朋友,回答是实在痛得厉害就吃点止痛片吧。我此时是多么希望有一个人给我去买这药片啊!可是妻子能去吗?她右腿行动不便,日常外出都是我牵着她的手。自己去买吧!老伴拗不过我,只得替我戴上帽子口罩和手套,千叮咛万关照我路上慢走小心。

我老伴能干,碰到事情不像我那样慌乱。尽管看她外表总是镇定自若,但我知道她的内心深处有多少无奈。我们夫妇共同生活有50多年,年轻时的激情已经退去,唯有恩情还在。想起一段话:真正的爱情与激情不同,是两个人牵手一生,直到没有任何欲求,只想相依为命……

当我买好药片回到家,老伴急急忙忙拉开门时,我明白,这段时间里,她一直站在门边,没间断地从猫眼里望着我,看我来了没有。那种神态就像女儿儿子小时候盼着我们下班回家一样的焦急跟亲切啊!

今天下午,约好一位一直帮助我们的好医生看牙,妻子一定要陪我去。阳光那么灿烂,权当出门走走吧!我特地关照说,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我们要手牵手哦。老伴“唉”的一声:“你啊,还是忘了,曾经批判过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是这么严重!”——尽管牙齿仍在痛,但,今天依然是美好的一天!

态度谨严,技艺高超

——“汪曾祺在上海”之十

郁元宝

姓改称霞飞路。1943年一度更名泰山路。1945年以国民党元老林森之名改为林森中路。1950年定名淮海中路。

静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上述四条马路均有新路的旧称。

南京路即今南京东路,始筑于清咸丰元年(1851),初名花园弄(谐音译作派克弄)。咸丰四年扩建后,俗称大马路。同治四年(1865)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为纪念《南京条约》的签订,改称南京路。1945年更名为南京东路,沿用至今。

汪曾祺执教致远期间,上述四条马路均有新路名(中正中路、林森中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但上海居民叫惯了旧路名,一时很难适应新路名。“沪漂”汪曾祺入乡随俗,也跟着身边的上海人叫这四条马路的曾用名。1983年夏在北京家中“挥汗”创作《星期天》,仍坚持沿用他当年在上海时对这四条马路的习惯性称呼。

所谓“当年”,不仅指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西南联大肄业生、青年作家、初中国文教员“汪曾祺先生”旅居沪上的一年零七个月,还包括1939年夏来自苏北高邮的高中生活汪曾祺从上海出发去云南报考西南联大时,对这座远东大都市投去的匆匆一瞥。那时候上海这四条马路的路名,跟小说《星期天》的叫法完全相同。

写哪段历史,就尊重哪段历史的生活真实,绝不任意驰骋想象。仅此一点,足见汪曾祺创作态度之谨严。

路名如此,另一个细节也颇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关于校长赵宗浚(原型为高宗靖)住家的描写。小说提到学校的“后楼”,“上面两层是校长的住家”,校长“一天八小时,守家在地,下了楼,几步就到他的小王国——校长办公室,下雨连伞都不用打。”言下之意,这位当时还打着单身的校长只有校内这一个“家”。

但小说又提到“他有个弟弟在一家五金行做事”,“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大胖子(我们见过他的遗像)”。单身的校长并非孤家寡人。小说既提到他已故的父亲以及在五金行做事的弟弟,说明他还有别的家人。虽然他们跟小说讲述的“这所学校”关系不甚密切,只是一笔带过,但“赵校长”的家人们既然不住学校,那就必定住在小说未作正面交代的学校之外的某个别处,亦即赵校长真正的“家”。

《万象》1942年第9期

报道高宗靖刚当上致远中学校长,“夏风(话剧演员高宗靖的艺名)虽在戏剧界中资格很老,而在教育界中却是得意异常。今年已经荣任校长,门墙桃李,他对学校事务似乎重于戏剧工作。因学期结束,许多事情都要在这几天办理。虽在暑假,他仍是住在校中的。在三楼一间像是大家闺秀的闺房,便是他的卧室。”这篇新闻报道和《星期天》有关细节完全对得上:校长赵宗浚的原型高宗靖有两个“家”,一是并未在小说中正面出现的某处(住着他的家人),另一处在校内(仅住高宗靖一人)。

现存高宗靖最早一份档案(1961)显示,高家住址为愚园路750弄“愚园新邨”某某号。承高宗靖之侄高霖老先生见告,其祖父早亡,生前经营药材生意,育有三男一女,高宗靖为长子。上世纪40年代后期(高霖先生开始记事之时)全家从延安中路393号中德医院隔壁某处(毗邻致远中学)搬迁至愚园新邨。高宅是上海人所谓新式里弄,但并非townhouse(多栋连排别墅),乃系duplex(两栋四层楼公寓背靠背建在一起)。两户人家分两个门洞进出,门前各有独立小院。高家兄妹四人跟当时尚健在高母一直住在这栋公寓,八九十年代才逐渐散居各处。

汪曾祺执教致远期间,或许因本家老屋有点拥挤,高校长不得不另辟临时居所。正好学校也有这个条件。尽管《星期天》未作正面交代,但字里行间颇多暗示。从这个细节也可见《星期天》纪实与虚构交融的特点,以及汪曾祺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与高超的“留白”技艺。他既写出露在水面的冰山一角,也善于启发读者进一步想象那

“咔嚓”——第N次爆箱时,弟弟正试图把辣条塞进我羽绒服内袋。“这可是德国限定版!”他指尖还沾着辣条油光,在七月的蝉鸣里晃成碎钻。我望着鼓胀的樟木箱哭笑不得,这哪是行李箱,分明是全家人的情感黑洞。

老妈突然举着竹簸箕杀出来:“德国可买不到晒了七天的枇杷叶!”她说话时,雕花窗棂上的爬山虎正往行李箱里探头。舅妈寄的腊肉在箱角拱出倔强弧度,老爸塞的铝塑板药盒上,歪扭的“布洛芬”德文注音像某种神秘符文。

“五年后咱们得去西藏拍银河!”表姐突然从毛线堆里抬头,织针上的浅灰毛线缠住台历,正正圈住五年后的重阳节。她新染的雾霾蓝发梢沾着毛絮,在电风扇的风里炸成蒲公英,“我连BGM都想好了,就用《蓝莲花》remix版!”

厨房飘来瓦罐汤的香气,混着弟弟削梨的清脆声响。“存了五十部电影在硬盘,”他手腕一甩,梨皮在空中划出完美螺旋,“等你回来咱们搞露天电影,投影在咱家白墙上——”话音未落,梨汁“啪嗒”滴在青石板上,晕成小小的北斗七星。

梅雨季的潮湿里,老妈正给我的羊绒衫绣名字。顶针擦过绣线的瞬间,表姐突然把手机怼到我面前:“看!大理那家民宿有星空房,五年后咱们包栋!”视频里漫天星子坠落苍山,她指甲上的流星贴纸在屏幕反光里明明灭灭。

“到时候我要穿汉服去洱海骑行!”表弟突然从门槛上弹起来,腕间菩提子撞出脆响。老爸从老花镜上方抬眼:“骑

隐于水下的冰山的本体。

汪曾祺“复出”之后,有大量散文写高邮、昆明、北京、张家口等居住之地。也有不少散文说到短期旅游和访问所经的新疆、徽州、温州、香港、爱荷华等处,却始终没有单篇散文专门写他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生活(只在一些文章中零星提到)。1983年夏,他突然愿意借虚构小说《星期天》,一次性集中浓缩地将其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生活娓娓道来。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汪迷”们不妨尝试做一些探究。

慢点,别把你姐新钩的毛线袜蹬出洞。”全家哄笑中,窗外的蝉突然集体噤声,像在等某个重要时刻。

立秋夜,行李箱终于合上时发出满足的叹息。老妈变魔法似的掏出蚕丝被:“德国冬天可比不得江南。”她抽真空的动作像在给云朵施魔法。表姐突然用来捆磨毛的尼龙绳:“初中绑课本的那根,正好拴住你的五年之约。”

凌晨厨房的雾气中,老爸守着瓦罐汤的背影和十二岁那夜重叠。白汽爬上他镜片时,表弟的微信突然弹出:“辣条包装袋里藏了惊喜。”后来我在三万英尺高空摸到那张字条,油渍斑驳的“半包之约”旁边,画着两个火柴人举着辣条干杯。

安检口的雨丝沾湿表姐塞来的保温杯,杯底贴纸上的庐山合影正在褪色。老妈拽我围巾的力道和二十年前系红领巾时一模一样,她指尖老茧擦过羊绒的沙声,混着表弟隔空投送来的表情包提示音,成了最魔幻的告别BGM。

此刻舷窗外云海翻涌,我摸到口袋里黏黏的花生。剥开时掉落的宣纸卷上,老爸的瘦金体在“慕尼黑黑人超市”后面画了颗歪心,墨迹晕染处浮现表姐刚发的消息:“已抢到大理星空房早鸟票,倒计时1823天。”

机舱灯光暗下来的瞬间,羽绒服内袋的枇杷叶碎成星星。我知道,在柏林某个雪夜,当弟弟收藏的电影合集在投影仪上炸开笑浪,当表姐钩的新毛线袜裹住阿尔卑斯山的风,所有缝进行李箱的牵念,都会在五年后的银杏黄时,化作苍山洱海的万顷月光。

久居岭南,未觉夏

尽。初到宁夏,正午骄阳似火,风却有了丝秋意。

银川鼓楼伫立闹市,千年来,城墙上晨昏光影依旧,城下金戈铁马却已化为车水马龙。行至城外,仰望贺兰群峰连绵,由远及近,山势渐高,色调愈发鲜明,如黄沙瀚海,呼啸而至。山下,一个古老的文明在此沉睡。九座西夏王陵巍然伫立,宝塔陵台早已化朽,只剩山状的黄土堆,坟茔似山,山似坟茔。宁夏的风刚烈雄健,像战士沙哑的嘶吼,党项族在这风悲日曛中,用皴裂的手,创造出西夏文。这文字早已失传,可细看那残碑上的一笔一画,隐然烈风正疾,飞砾迷目。

绕着王陵走了一圈,闭目遥想,恍若看到石门轰然闭合的刹那,佛国妙音与商队驼铃一同封入黑暗。从此,佛头的眼泪开始了漫长垂流,铜牛永远庇佑着主人。陪葬品有铁器、碗、泥土捏成的家畜,虽为墓室,但西夏的生活仿佛近在眼前,生命滴作了琉璃鸣吻上的釉彩。登高远眺,莽莽荒野无垠,但见万仞悬崖,尘翻浪涌,群山纠纷,鸟兽枯丛。大雁散兮,戍旗残兮。

从西夏的沙砾中苏醒,高庙的轮廓逐渐分明。高庙位于中卫市北,始建于明永乐,复建于清咸丰,太白金星、释迦牟尼、儒家书塾齐聚此庙,奇丽诡谲。细观其楼阁,飞檐高啄,层层叠叠,恍如九天宫阙。屋顶由沙黄色砖块铺就,内部却是画梁雕栋,庭廊曲折,欲隐不隐,意趣无穷。拾阶而上,见一牌坊,徘徊楼阁之间,又见一八角亭,真乃一庙即一城,一庙汇三教。旧时旅人至此,偶见沙海佛烟一缕,寺阁乍现,该是何等震撼!

驼铃鸣沙,大漠夕阳斜,绿洲炊烟,可否在那西域的葡萄酒,撒一点江南杏花?骆驼性格温和,这沙漠之子,一代代,驮着西域珍宝,穿越茫茫沙海,换来丝茶。来到腾格里沙漠,在当地人牵引下,我骑上骆驼,摇摇晃晃地漂向沙海深处。日落时分,行至一处帐篷。盐池滩羊、烩腰子、咸奶茶,慰藉了一天的疲惫。这幅画面,曾无数次在丝绸之路上演。胡商和汉商相见,没有

刀光剑影,只有疲惫却温暖的笑颜。夜深了,管弦齐上,听之,似觉彩龙绘兽自高庙的壁画飞腾而起,深夜中,似有万般明霞光烂。千百年,丝路朔方辉上,汉使配颜,泼墨赋得羌笛怨;胡姬旋舞,柘枝舞成流沙雪。那酒,伴着那诗,那舞,洒入沙中,这冰冷的大漠便有了声音和温暖。

离别前一夜,坐在宾馆床头,鸟鸣偷偷透过纱窗,微风清凉,树叶悉悉。我躺下,这旅程似一叶孤舟,载着古老的文明和瑰丽的建筑,从我身旁经过,走向沙海和记忆深处。不久,便熟睡在这宁夏,宁静的夏末。

沙海孤舟

殷牧野

“4046 651”

章胜利

时刻:打浦路隧道,首条连接浦江两岸的重要纽带,越江隧道“零的突破”,载入上海市政建设工程史册。

保密工程651,保密单位4046,干群多的是气宇轩昂的退伍军人,干的却是与水土打交道的粗生活。当时在外人眼里,难免有点神秘兮兮的。十米盾构掘进机所需的大量混凝土砌块,从闸北沪太路水泥成品厂迢迢运来,为掩人耳目,货车油布必盖得严严实实。某日,紧贴路边两三层楼高的混凝土沉井,一夜

间不见了踪影。清晨,一旁居民及路人,张大嘴巴“哇”声一片。

651工程破土施工至今,整整六十年了。放眼今日魔都,越江隧道已有十几条。“地下尖兵”驾驭的盾构掘进机直径动辄二十米,比之651时的十米,更甭说651之前浦东塘桥隧道试验时用于“浅、深推进”试验的“小不点”4米2盾构,不啻为沧桑巨变。斯时住的是工地毛竹棚,浇捣混凝土用过箩筐扛棒劳动车,雨天穿着厚重的雨衣雨裤照样干得热火朝天,雨水泥水汗水裹一身……4046“老隧道”们历历在目,能不百感交集?



乌本桥最美的时刻是日落。乌本桥横跨东塔曼湖,是世界上最长、最老的柚木桥,长达1200米,全靠铆钉连接,泡在水中170多年没有腐烂。1000多根细长柚木直插湖底,木头间隔3米。桥面高低不平,有些地方松动了,甚至有窟窿,两旁除了走几步有一根木桩子外,别无遮挡。桥虽粗陋,却是交通要道,每日人车来往,游人、当地人,熙熙攘攘。

人在桥上行,船在湖中游。观日落佳处是船上。我本在岸边等待,却怎么也找不到好的拍摄角度,眼看日落转瞬即逝,急忙跳上一旁揽客的木舟。木舟摇到湖心,正对西面,逆光将桥和人修成剪影,远望在

桥上静坐、散步、骑车的人,就像多了好多桥柱子,再平常不过的举手投足经过夕阳润色,都定格成了恬静、醇厚的画。他们赏着风景,自己也是船上人的风景。

残阳越掉越低,掉到桥上人头上,枕着太阳聊天;掉到树梢间,结出金黄的大果子;掉到桥下,被桥柱接住;最后噗通一声,掉到了水里,荡起一圈圈涟漪,水里的那座桥断了,一根根木柱晃晃悠悠,打破了水里的

那个太阳,碎成一块块金子,流淌得到处都是。湖水烧起来了。太阳下班了,游人上岸了,小木舟搁浅在水中的桥里。浓墨重彩的天空柔和起来,天蓝、鹅黄、粉紫、淡橘的天光徘徊。沸腾的湖水熄了火。

日落乌本桥

张明阳

摄影



七夕会